

周易學

易
議

卦記圖



三三三

三

三

三

三三三



學

易

記

金賁亨 著

中
華
書
局

學
易
記

此 據 惜 陰 軒 叢 書
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
書 僅 有 此 本

學易記序

學易記者。所金先生晚年學易有得。因記其得於易者也。夫易廣矣大矣。先生何如而學之也。曰。學孔子之學而學也。孔子之學何如。曰。孔子之身。三才之理備矣。大本立而知太始矣。達道行而作成物矣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。天下之理得。而成位乎其中矣。然孔子之心。猶不自足也。反復易理。於易之書。見其廣大而無所不包。精微而無有少雜。歎曰。假我數年。五十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孔子之過。非夫人之過。而不可不謂之無過也。此孔子學易之心也。然則孔子之學易也。將求之於書乎。求之於心乎。曰。孔子固有言矣。曰。生生之謂易。曰。神無方而易無體。曰。易變易也。隨時變易以從道也。謂易爲有形之書不可也。曰。夫易。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曰。夫易。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謂易盡爲無形之理不可也。易具於心而著之書。書著其理而原於易。孔子以其生生無體。隨時變易之易者。而證夫畫卦命爻繫辭之易者。觀象玩辭。觀變玩占之餘。所得深矣。然後書之於策。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塗。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。自是而從容中道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。謂夫子之無所得於易書不可也。謂所得之易非夫子已然全具之易不可也。此夫子之學易也。於乎微矣。一所金先生。崛起於有宋程朱二先生之後。倡道浙東。自其知學。卽以程門相傳指訣。所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。致力焉。平居默坐體認。反觀密照。察夫思慮之所由起。與其本體之所自復。於其起復之間而操之。察之。由是用功久而心體澄瑩。施之

應用從容閒暇綽有成矩。乃以告人曰。此真聖學指要也。先生素業春秋。晚歲獨喜讀易。沈潛反覆參伍諸家之說。而專以證驗乎此身之動靜語默出處去就。不爲經師。以故於先儒之說。不主一家。但取其合於四聖人之旨而已。亦不攻其未合者也。蓋先生氣質溫厚。充養純粹。剛介有立。寬裕善容。自其登第。卽棄州縣而就儒官。中歲督學閩南。江右之墟。漸致通顯。而先生輒棄去。居家辭受取予。一依於義。無所苟。雖一室蕭然。不以屑意。然未嘗爲介也。風格高遠。湛然如深淵之停。凝然如喬嶽之峙。測之莫窺其蘊。迫之不見其動。然未嘗爲迂也。蓋先生之一身。無非易矣。而獨有好於易。其好於易而學之也。乃以之證驗一身之言動。是非學孔子之學。而然哉。先生此書之成。徒以講於家庭之間。未嘗輕以示人也。其介子中夫君參議吾閩。獨出以示朝選。且命之序。朝選曰。明道先生有言。聖人之微言。在中庸易論語。乃其格言耳。於乎先生。既有得於未發之中矣。而尤注心於此書。然則易之闡闢象器之理。豈外於未發已發之謂。先生旣已用力於大本之中者有年。而又精義入神。以致其用。利用安身。以崇其德。其所造將底於何思何慮之地。而不自覺矣。朝選末學。何足以知先生。敬因中夫君之命。而序於首。與欲學易者共焉。

嘉靖庚申春三月戊寅。後學溫陵洪朝選謹序。

學易記目錄

卷一

論卷首九圖

卷二

論六十四卦并彖象文言

卷三

論六十四卦并彖象文言

卷四

論繫辭傳

卷五

論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

金一。所先生諱賁亨字汝白。臨海人。正德甲戌進士。累官福建江西提學副使。自號其居曰一所。故學者以一所先生稱之。爲人清粹醇夷。剛介端毅。以聖人爲必可學。居平言動有紀。細過必錄。默坐澄心。一意涵養。有文集四卷。道南錄五卷。台學源流七卷。學庸議二卷。象山白沙要語一卷。王一辨一卷。是

學易記 目錄

編爲晚年讀易時所著。故以學易記名書。按宋人周氏方。元人馮氏延登。李氏簡何氏榮祖。俱著學易記。今周氏馮氏何氏三家之書已佚。無從考其體例。李氏書現有傳本。大致仿李氏鼎祚集解。房氏審權義海之例。集各家之註而爲之。閒附己意而已。是編與李氏迥別。不錄經文。不輯註語。直抒意見。發前人所未發。而不偏不駁。深得易理。更於程朱以下諸儒之說最合者。斷曰是。曰明白。其真不愜當者。則曰未安。不攻擊古人。亦不依違古人。其識既高。其氣彌平。讀書之法莫善於是。學者誠以是書爲嚮導。更取諸儒之說而切究之。則於絜靜精微之旨。不已思過半乎。國朝編纂周易折中。曾採其說以爲之註。嘉慶丁丑。臨海宋礪山師世榮。官扶風日。校刊台州叢書。蒐求是帙。殆不可得。知當日流傳之本。又已稀如星鳳矣。茲爲明代舊刻校錄一過。因識於序目之後云。

道光庚子三月朔三原李錫齡撰

學易記卷一

明 臨海金賁亨汝白著

論卷首九圖

河圖洛書

龍馬、陽物也。河圖、陽數也。故圓而象天。龜、陰物也。洛書、陰數也。故方而象地。河圖左旋而相生。其揖遜之象歟。洛書右旋而相克。其征誅之象歟。陽全陰半。故河圖終於十。而洛書止於九。天理之自然如此。圖說附錄孔劉關邵之言。與晦翁論河圖位數。論常變體用。論參天兩地。論運行生克。論明堂鄭注。論聖人制作所由。論十數除本身。蔡西山論劉牧之失。蔡九峯論體用方圓奇耦俱是。

吳草廬云。河圖之馬不異於凡馬。洛書之龜不異於凡龜。初非怪事。至今馬背之毛。其旋有如星點者。特其旋無此十數耳。至今龜背之甲。其圻有如字畫者。特其圻無此九數耳。或曰馬毛之旋。如星點之圓圈者。曰圖。龜甲之圻。如字畫之縱橫者。曰書是矣。然傳自希夷者。圖書皆作圓圈。何也。曰方技家之取用。不過以其數之多寡而已。故其傳寫之也。通作圓圈。取其省易耳。但曰圖曰書。立名既異。二者自應不同。若洛書是圓圈。則亦圖也。何以謂之書哉。草廬此說亦似有見。康節云。圓者星也。方者土也。正指其中言。非指其全也。宜併玩之。

先天圖 凡四圖

朱子謂先天乃伏羲本圖。非康節自作。按此則是各圖當初止列卦畫。後儒加之字以便觀耳。說卦傳云。天地定位。山澤通氣。雷風相薄。水火不相射。八卦相錯。此一節是指圓圖言。觀八卦相錯。則知六十四卦圓圖亦在其中。邵子大易吟并及否泰等卦可見矣。數往者順。知來者逆。是故易逆數也。此一節是指二橫圖言。數往者順一句。不重。只爲知來者逆對言之耳。易本是知來。故曰逆數。觀是故字緊接上文可知也。逆數。數字去聲。與數往數字不同。邵子曰。易之數由逆而成矣。蓋橫圖是畫卦自然次序。故可見其數之逆。若圓圖本列方位。而數之逆順非所重矣。朱子以數往者順二句連上一節俱作八卦圓圖說。只截取易逆數也一句而去。是故二字以解八卦橫圖。而於六十四卦二圖無及焉。恐未安耳。嘗觀邵子之言而推其左旋右行之旨。蓋亦只就橫圖發明數往知來之義。恐非指圓圖言也。蓋橫圖自坤而數至乾。則是左旋而爲順。所謂數往者順也。自乾至坤。則是右行而爲逆。所謂知來者逆也。然本易數之成。必先有乾而後有兌。有離。有震。有巽。有坎。有艮。以至坤。非自坤而至乾者也。故曰由逆而成。然所謂左旋右行者。亦借天道以明順逆之義。非謂某卦左旋。某卦右行也。今觀圓圖自震至乾固順矣。固左旋矣。若自巽至坤。可謂之逆。而不可謂之右行也。必自坤至巽。乃是右行。又皆已生之卦。而不可以逆言矣。不知朱子何故。乃執半逆半順之說。卻與聖人逆數本旨相悖。而又自疑以爲不知何如耶。

六十四卦橫圖。復姤居中。此陰陽之幾也。一陽積而成乾。其人心一念之天理與。一陰積而成坤。其人心一念之人欲與。其始甚微。其究甚遠。聖門慎獨之功。周子研幾之學。蓋本諸此歟。

圖說及附錄。載邵子語數條。俱宜深玩。天根月窟之詩。尤喫緊爲人處。或以月窟指姤。天根指復。此以六十四卦圓圖言也。若以八卦圓圖言。只乾巽之交。一陰始生。便是月窟。坤震之際。一陽初動。便是天根。陰虛故曰窟。陽實故曰根。三十六宮。只是八卦畫數。陽畫十二。陰畫二十四。共三十六也。或以八卦不易二十八卦反易。爲三十六宮。甚牽強。朱子發明康節明道之說。及論橫圖全是天理自然。論第四畫第五畫。論方圓二圖。蔡西山論子午陰陽。論天四象地四象。胡雙湖論先天對待立體。合成九數。俱是。

後天圖 凡二圖。

父母六子之名。蓋始於文王。文王發明易道之用。故退乾坤而任六子。夫先天非無用也。而重在體。後天非無體也。而重在用。先聖後聖。互相發明。如此。後天二圖。只列八卦。而不及六十四卦者。蓋文王只是發揮伏羲未盡之意。舉八卦而足以該之矣。矧上下經所列。非六十四卦之圖與。

有河圖必有洛書。有先天必有後天。若程子所謂無獨必有對。皆自然而然。不待安排者也。先天其得之河圖與。後天其得之洛書與。夫理固一而已矣。

附錄邵子語三條。宜深玩。朱子論乾坤相索。論邵子所謂先天後天。胡玉齋論三男得乾一陽。三女得

坤一陰。蔡西山論陰陽以易位爲交。李隆山論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爲序。項平庵論後天播五行於四時俱是。

卦變圖

竊疑此圖而未能究其義。夫自畫卦言之。六十四卦一時而成。固非以此而變彼也。以撰著言之。一卦可爲六十四。其變固無定也。此其可疑者一也。如圖云一陰一陽之卦各六。皆自復姤而來。又云五陰五陽之卦各六。皆自夬剝而來。今觀五陰五陽之卦。卽一陰一陽之卦也。既自復姤來。又自夬剝來。此其可疑者二也。又如无妄大畜睽之類。皆四陽之卦。蹇解升之類。皆四陰之卦。據圖皆自大壯觀來矣。而本義復以无妄自訟來。大畜自需來。睽自離中孚家人來。蹇自小過來。解自升來。升自解來。自與圖背。且一睽成於三卦。解升彼此互易。與他卦又別。蓋獨取比爻相變而執以爲例。似非聖人本意。此其可疑者三也。且一卦必自一卦而來。則六十四卦皆當有變。今本義所指者。不過訟泰否隨蠱噬賁。无妄大畜咸恆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十九卦而已。不知聖人何獨取此數卦之變。而他不可復言也。又如損益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類。與賁之文剛文柔何異。小畜柔得位之類。與睽之柔進而上行何異。而皆不以變言。此其可疑者四也。程子又以乾坤變而爲六子。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。自後天之易言之。似亦可通。若以先天言。乾坤六子固無先後也。朱子嘗辯之矣。夫易本以明變。自六十四卦觀之。一卦一義不相同也。自三百八十四爻觀之。一爻一義不相同也。而位則六而已矣。故曰變動不居。周流六

虛。上下無常。剛柔相易。此卦爻之通義也。故謂卦無變不可也。謂某卦變自某卦不可也。謂某卦變。某卦不變。不可也。蓋易道無窮。聖人觀象取義。亦非一例。隨其卦之所重。與象之易見者。各指以示人。非特以其變而言也。故凡曰往曰來。曰上曰升之類。皆自成卦之後觀之。似有此往來升降之象耳。非真自外而之內。自此而至彼也。虛而求之。默而識之。則於易也。其庶幾乎。而無事於紛紛之說。若術數家之爲者矣。

周子太極圖。深明易道。得羣聖之心。而所謂無極而太極者。尤足以發孔子未發之旨。置此于八圖之後。夫亦學易之犄角也。與。

學易記卷二

論六十四卦 並彖象文言

乾

繫辭傳云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象辭變占四字。乃易之大綱。認取分明。然後可以求其義。且以乾一卦言之。六畫者伏義所畫一卦之象也。分而觀之一畫一爻之象也。聖人所謂觀象觀此而已。乾元亨利貞五字。皆文王所繫。所謂彖辭也。總一卦而言者也。初九潛龍勿用以下。皆周公所繫。所謂爻辭也。分各爻而言者也。聖人所謂玩辭玩此而已。變生於象者也。謂卜筮時某卦變某卦。某爻變某爻也。占本乎辭者也。謂卜筮時或以彖辭占。或以爻辭占也。居無事時也。故觀象玩辭以求其理。動作爲時也。故觀變玩占以求其吉凶。本義就辭中取象。恐非聖人本旨。如以潛龍爲象。勿用爲占。則象乃出於繫辭之後。未繫之先象安在乎。況卦爻多有直言吉凶者。若九五訟元吉。九二悔亡之類。將以何爲象乎。聖人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。固非先有辭而後有象也。蓋龍陽物。靈變不測。故取以名狀乾德。如爲天爲圓爲玉爲金之類耳。非夫子所謂象也。卦爻本義。大概明白。惟分象占未當。及以乾字不作卦辭。初九等字不作爻辭。恐未安耳。彖象亦本義較優。孔子以元亨利貞爲乾四德。是發文王未發之意。蓋伏義文王周公寓治道於卜筮。孔子明易理。

以誨人。則卜筮固所略矣。朱子宗三聖。伊川述孔子。伊川多在辭中得之。朱子多在畫中得之。程傳多說理。本義多說占。蓋亦互相發也。

天行健。於穆不已是也。此聖人欲人法天德以自強。非以形體言也。

文言。本義亦明白。竊謂不易乎世。與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之易同。蓋初九未用。故未能以道變易乎世。此於潛字爲切。下文確乎不可拔。方說不變所守。遯世卽不易乎世。不見是卽不成乎名。若見是則名成矣。俱重在無悶上。善世者善蓋一世也。德博而化。方是及人。忠信進德實體也。立誠居業實用也。知至至之功之始也。知終終之功之成也。下二句俱兼德業言。業謂之居者。九三未得位。其業未施。故曰居。猶所謂大人之事備者。忠信立誠。本義是知至知終。程傳是爲邪枉已也。離羣逃世也。進退惟時。無固必焉。或之謂也。動而有悔。動字重。不動則無悔矣。君子以成德爲行。行字去聲。下二行字平聲。日可見之行者。言必德成而後可出而行之也。行而未成。非謂德未成。蓋時猶未可行耳。或世道未亨。或君聘未至。未能成其行也。此所以爲潛也。九四重剛。處重乾也。與天地合德。太極也。日月合明。兩儀也。四時合序。四象也。鬼神合吉凶。八卦也。聖人一身全是易。所以作而萬物覩也。

陳希夷論義皇不立文字。使人觀象。王昭素論飛龍在天二句。張清江論六位六龍。游定夫論大象。李隆山論乾言誠坤言敬。蔡節齋論不言所利。俱是。

坤

元亨是一句。利牝馬之貞是一句。與乾之利貞不同矣。先迷是一句。後得主利是一句。陽陰之主也。陽先陰後乃理之常。陰先則反常而迷矣。後則得其主而利矣。利猶順也。故曰後順得常。又曰後得主而有常。先儒以主利作一句。非是。以後得主而有常。脫一利字。詳玩文勢。非脫字也。後順得常。亦豈脫一利字乎。此主字猶夷主配主之主。西南得朋。其辭似吉而非吉也。故曰乃與類行。東北喪朋。其辭似凶而非凶也。故曰乃終有慶。夫陰當從陽者也。昵于其類。豈善道乎。喪朋猶泰之朋亡。舍其朋而從陽。吉可知矣。文王之辭含蓄。故孔子發其本旨。非言外之意也。宜深玩二乃字。

大象本義較明白。乾言自強不息。天德之所以純也。坤言厚德載物。王道之所以大也。只此二象。聖賢之德業備矣。

六爻及用六俱本義是。惟六三無成與知光大。依程傳初爻小象。四句宜作一氣看。若曰履霜而堅冰者。陰雖始凝。而馴致其道。則至堅冰也。與歸妹六五。旅九四小象同。自是一體。

文言自積善以下。程傳是。直內方外尤明切。敬言立義言形。可以知合一之學矣。龜山云。所主者敬。義則自此出焉。故孟子之言義曰。行吾敬而已。宜參玩。程子嘗謂乾卦言聖人之學。坤卦言賢人之學。朱子亦以顏子爲乾道。仲弓爲坤道。蓋知至至之。知終終之。明得盡。查滓便渾化者也。乾以易知也。直內方外。莊敬持養者也。坤以簡能也。此學之大要也。中德在內。照用有餘。故曰黃中通理。坤無君位。五乃陰之正位也。與乾九五爲對。故曰正位居體。陰疑於陽。猶疑汝於夫子之疑。戰言龍尊。陽也。敗言血抑。